

雅集

皇姊大長公主命題

何傳馨

從黃庭堅遊松風閣到公主的雅集

元英宗至治三年（一一三二—三三），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約一一二八—一四一四）（一三二九）在大都天慶寺舉辦一場「公主雅集」，邀請二十多位士人參與。宴席中，出示四十一件唐五代宋元書畫名作觀賞及品題，其中黃庭堅約書於一一〇二年的〈自書松風閣詩〉卷（圖一），是傳世難得的書法作品，在「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第一檔展出。（註一）卷後有十四位文臣題詩或跋尾，留下此次雅集的具體例證。從黃庭堅遊松風閣的雅集，到兩個世紀後的公主雅集，顯示書畫創作及鑑賞是雅集的主要內容，而且由宋代文人深入到蒙元皇室的鑑藏文化。

黃庭堅〈自書松風閣〉卷

此卷黃庭堅書自作古詩一首，

原詩收錄在傳世詩文集《豫章黃先生

文集》中，題作〈武昌松風閣〉。詩

云：

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平川，夜闌箕斗插屋椽；

我來名之意適然。

老松魁梧數百年，斧斤所赦今參天。

風鳴鳩皇五十弦，洗耳不須菩薩泉。

嘉二三子甚好賢，力貧買酒醉此筵。

夜雨鳴廊到曉懸，相看不得歸臥僧氈。

泉枯石燥復潺湲，山川光輝為我妍。

野僧早饑不能飽，曉見寒溪有炊煙。

東坡道人已沈泉，張侯何時到眼前。

釣臺驚濤可畫眠，怡亭看篆蛟龍纏。

安得此身脫拘攣，舟載諸友長周旋。

松風閣居高臨下，俯視遼闊的江

水，入夜後，星斗現於屋椽。亭閣周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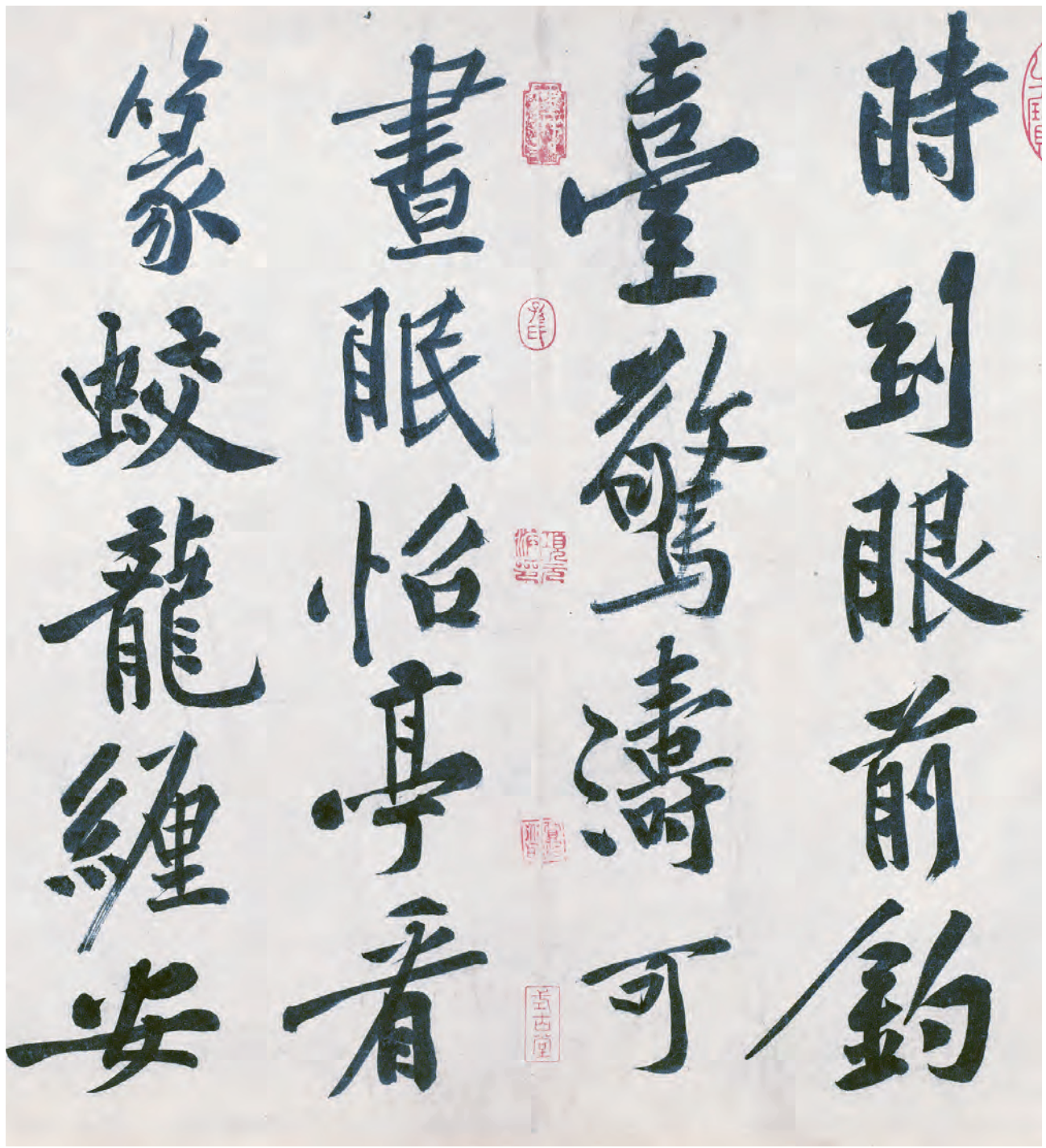
百年老松，未經砍伐，魁梧參天，伴隨

著如女媧彈奏琴弦的風聲和泉聲，於是

取名為松風閣。這日與兩三位知己，醉

飲夜宿閣中，連夜雨聲不絕，直到清晨

破曉，枯竭的泉水再度豐沛，山色也滋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松風閣
 依山築閣見平
 川夜闌箕斗插
 屋椽我來名之
 意適然老松魁
 梧數百年斧斤
 所赦令冬天
 風鳴媧皇五十
 弦洗耳不須
 菩薩泉嘉
 三子甚好賢
 力貧買酒醉
 此筵夜雨鳴廊
 到曉懸相看
 不歸卧僧檀泉
 枯石燥復潏潏
 山川光暉
 妍野僧早早
 饑不能飽曉
 見寒溪有炊
 煙東坡道人
 已沈泉張侯何
 時到眼前釣
 臺驚濤可
 畫眠怡亭看
 篆蛟龍纏安
 得此身脫柏檠
 舟載諸友長
 周旋

宣惠堂帖有法第所書者雖湖詩
 復云女奴單背新寐無為和墨者
 故畫用一池淡墨工嘗在湖湘間用
 雞毛筆亦堪作字蓋前輩散書
 者三有時而乘興不擇佳墨也此
 松風閣詩乃晚年不伴筆墨稍不相
 到歲久光采差遠然書具存章手
 義嚴父子之間嘗有識者表定世
 中筆法復曰宋林道人向二敬故
 築閣依山月露清簷牙軒豁拂
 雲平昔人大好吟詩豪聽徹松
 風晝夜聲
 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致
 仕魏發敬題
 東坡遊直州松風閣詩一
 浩熟歌豪活翁於此上云
 相以歸以僧趨聞香
 擊竹同兒如來風鳴松
 耶松坊風即至治三年李杜
 著三詒清 國史長史李同
 奉
 皇姊大長公主教拜手稽首
 敬書
 閣上風來松有聲高人曾次瀟
 然清當時詩筆今猶在撫卷重
 看眼倍明
 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敬題
 曾同狂小子忠老輕
 論量浮雲風掃去
 千古說蘇黃
 集賢大學士王灼謹題
 大蘇門下士真不愧陪
 翁亦曰長松閣依松設
 風前集賢待制馮子振
 奉
 皇姊大長公主命題

信口翰翰集橫秋自古如君能
 道高閣一詩四遠聞知音自有松
 風和
 前集賢學士張發敬題
 活胸胸次海漫二興在松風高閣間
 蘇子沈東霖復見空餘此畫彌躋於
 德學提舉陳 庭實敬拜書
 晨鐘暮鼓鎮幽蟲鳥
 春秋各自雄何似道人
 高閣上蕭蕭雙耳聽松
 風
 中書右司員外郎
 李公著那賦經手
 書
 黃太史自謂得江山之助此詩上
 書皆其得意處前人品如此詩
 什又如此書法又如此宜其為
 內家之珠玩也翰林侍讀學士李源進
 拜觀
 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聲
 無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聲於無名
 入於有聲萬化之始者未始以名聽
 於動風動當於濕以清之斯可矣
 翰林直學士東均敬題
 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
 息聲根葉端情皆真三昧使
 是如來不二門
 集賢直學士鄭文應敬題
 豫幸一再夏八體乃能如說得難
 筆六欲前風書松風閣中作摩玉排
 頭至今元祐脚清標能起予
 國子博士柳贊敬題
 涼風高閣響鐘笙
 老墨猶思翠笏橫
 寄語分寧黃太史
 何如紫極聽秋聲
 趙巖
 山谷黔南之後詩文字畫尤為疎
 勝五言之所珍也
 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杜祐敬題

圖1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紙本 縱32.8·橫219.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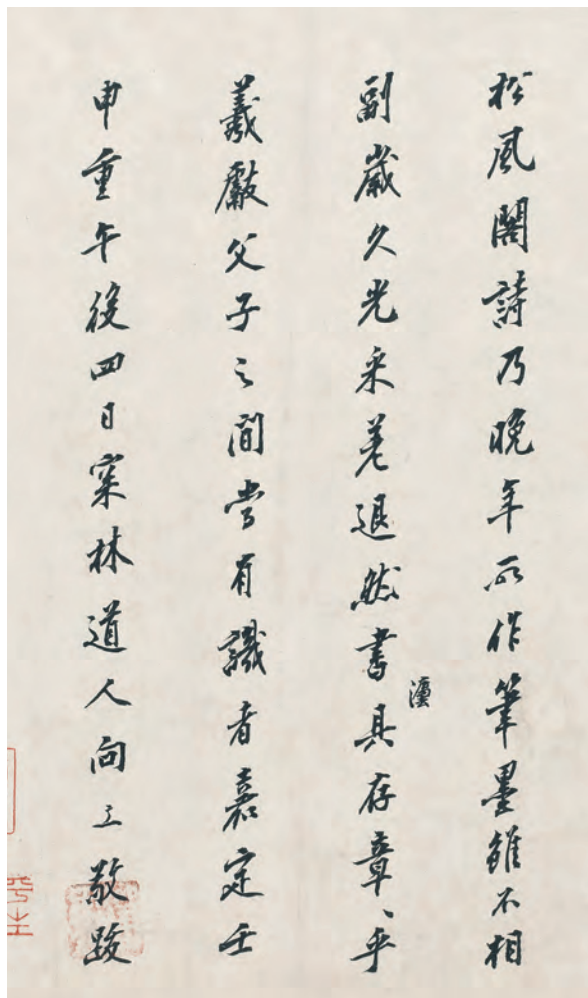


圖2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向水跋

訖。

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被譽為北宋四大書家之一，山西分寧人。二十三歲中進士，歷任汝州（河南）葉縣縣尉、北京國子監教授、吉州（江西）太和縣知縣等職。四十一歲任秘書省校書郎，遷集賢殿校理，神宗實錄院檢討官，後因受誣陷，於紹聖年間（一一〇九—一一一〇）貶到四川涪州與戎州，徽宗即位，起為宣義郎監鄂州鹽稅，崇寧二年（一一一三）再貶到宜州（廣西），卒於任上。史傳稱他：「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筮，無所不通。」

徽宗崇寧元年（一一一〇），黃庭堅五十八歲，朝廷赦免他的罪，離開貶謫地四川戎州，前往湖北鄂州就任新職。是年八月初等待新職，過江州（江西九江），再前往荊州。依任淵及黃當所考，途經松風閣，作《武昌松風閣》一詩在九月三日張耒抵達黃州前。另外詩中有「東坡道人已沈泉」之語，是指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已去世之事。至於本卷書

日），繫舟樊口題。」時張文潛再謫黃州，猶未至也。故詩有「張侯何時到眼前」之句。黃與武昌，隔江相望云。

黃營《山谷年譜》（一一九九）

引述任淵的考釋，並補充張耒（字文潛，一〇五四—一一一四）到黃州的時間是在是年九月三日：

今按國史，崇寧元年七月庚戌，主管亳州（安徽亳縣）明道宮張耒，責授房州別駕，黃州安置，而文潛謝表云已於九月三日到黃州公參

關於此詩的創作時空背景，在宋任淵的《黃庭堅詩集注》（一一一五）中有明確的考釋：

此詩經途所作。今尺牘中，有《跋與李德叟書》云：「崇寧元年（一一〇二）九月甲申（十二

寫的時間，歷來學者皆定於同時，是黃庭堅去世前三年的傑出作品。

松風閣所在的武昌西山有多處歷史遺跡，詩中提到的「菩薩泉」，在西山寺，泉水從石竇中流出，色白而甘，相傳為文殊菩薩的化身，蘇軾在黃州時，曾作《菩薩泉銘》歌詠，並以泉水贈友人並詩。（《東坡全集》卷十二）「寒溪」在西山之東，為唐代詩人元次山故居，蘇軾、張耒都有記游的詩作。「釣臺」在北門外大江中，孫權駐兵于此。「怡亭」在西邊的郎亭山下，有李陽冰摩崖篆書《怡亭銘》。至於「松風閣」，在西山寺後方，為黃庭堅題名，清康熙時兩次重修，後毀壞，近代重建為仿磚木二層建築。

黃庭堅此詩情景相融，愉悅中又微有感傷。藉著敘述此次西山之遊的一段旅程，懷念曾經到過此地的故人，又殷切盼望知友到來，共享美景，最後表示欲解脫現實的牽絆，長與諸友泛舟同遊。詩句如「洗耳不須菩薩泉」，令人聯想到蘇軾的《菩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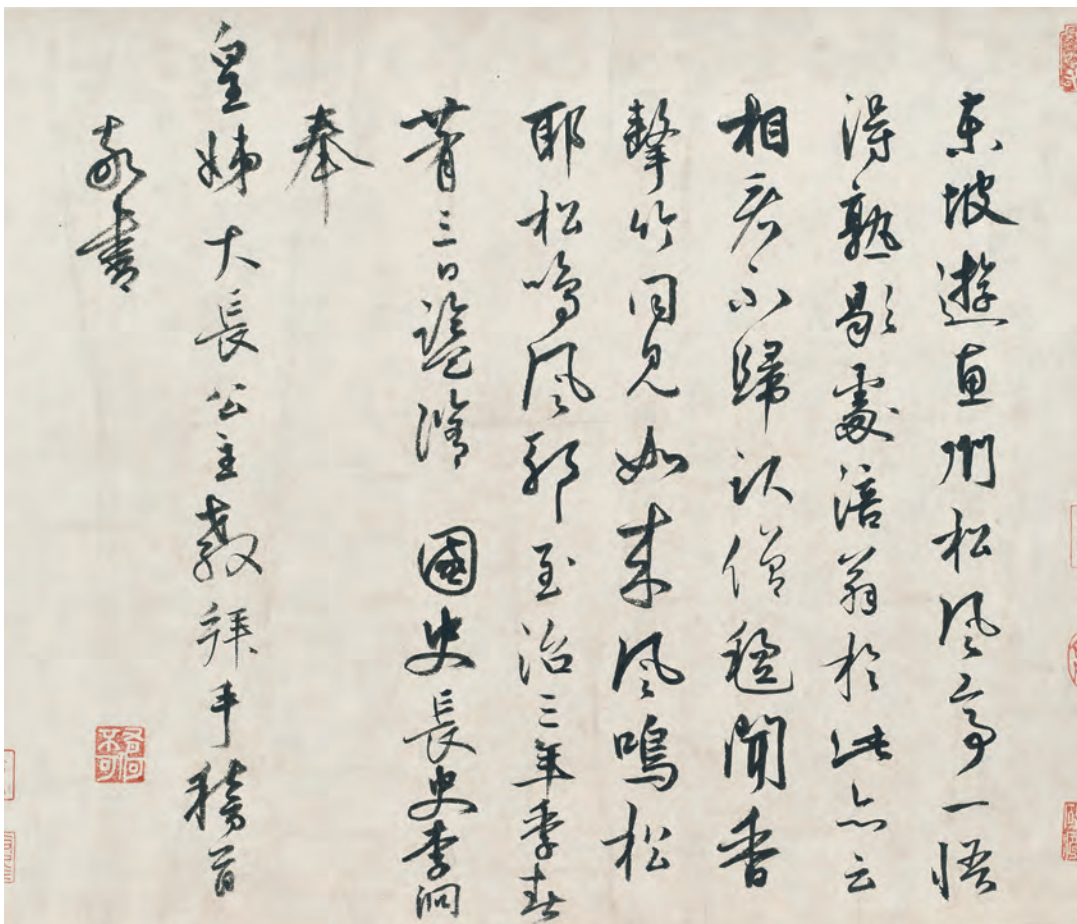


圖3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李洞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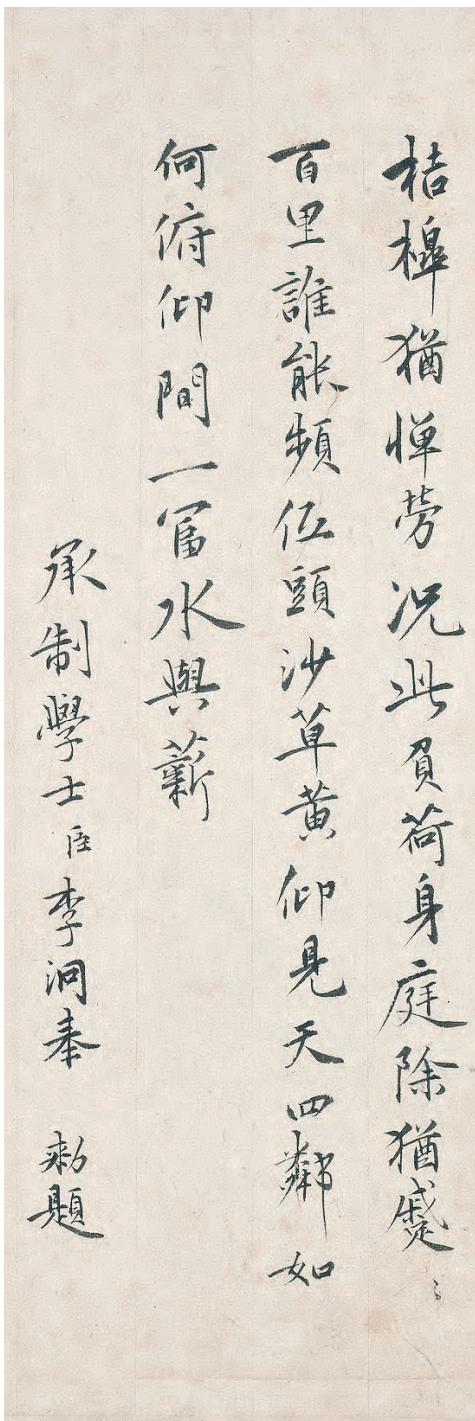


圖4 元 李泂等 〈元人法書〉第五開 跋〈唐胡虔汲水番部圖〉 縱40.9，橫54.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泉銘》；「嘉二三子」也有蘇軾詩的影子，「東坡道人已沈泉」則明顯是觸景傷情了。

崇寧元年九月，右相蔡京定元祐黨籍一百二十人，立元祐奸黨碑，並禁舊黨諸人文字著作，黃庭堅與蘇軾、張耒都列名其中。不過黃庭堅經歷紹聖、元符年間（一〇九四—一一〇〇）貶謫到偏僻的黔州與戎州，在此參禪修道，超脫世俗，加上山川景物的啟發，使他在書法上經常反省過去的不足，建立不受世俗拘束的個人書風。他自稱居戎州時，于槳道舟中觀船夫盪槳，而悟用筆之理。晚年幾

件大字行書尤具特色，明王世貞指出

酷似南朝刻石（瘞鶴銘），「以側險為勢，以橫逸為功，老骨顛態，種種樣出。」（《龔州四部稿續編》卷二六一）孫承澤評：「其詩清脫，妙不可言。字乃正書，勁秀，全用柳公權法，他書所不及也。」（《庚子銷夏記》卷一）這件書蹟長波大撇，提頓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搖槳用力的樣子，不論收筆、轉筆，都是楷書的筆法，變化非常含蓄，輕提慢頓，婀娜穩厚，意韻十足。字的結體緊密高長，中鋒用筆，勁健挺秀，謹嚴中有疏闊灑脫，實為晚年巔峰造極的代表作。

第三紙為花草。這種有印花裝飾紋的粉紙，在傳世北宋書蹟中不乏相似的例子，多以雲紋、花卉、流水或樓閣為紋。這種印花粉箋製作時，以膠或白笈水調粉，刷於紙面，然後以花紋版印出底紋，書寫時有底紋處不易受墨，呈現特殊的紋理，也因紙張經過加工，著墨色不深，或經過一段時間後容易褪去光澤。（《遵生八牋》卷十五）

〈松風閣〉卷後向氏跋（圖二），以

黃庭堅自述為證，認為此卷「筆墨不相對，歲久光采差退」，是因「有時而乘興，不擇佳筆墨」之故。不過由此紙的特殊性而言，黃庭堅應是刻意選擇，或由乞書者提供此紙，在妥當的計算字體大小與行數後，慎重而書的。

宋代藏傳

此卷南宋時為向水（字若冰）收藏，卷後有嘉定壬申（五年，一一二二）款並鈐印。周密記〈向氏書畫〉：「吳興向氏，后族也。其家三世好古，多收法書、名畫、古物，蓋當時諸公貴人好尚者絕少，而向氏力事有餘，故尤物多歸之。」（《癸辛雜識》後集）當時古蹟分藏於向水孫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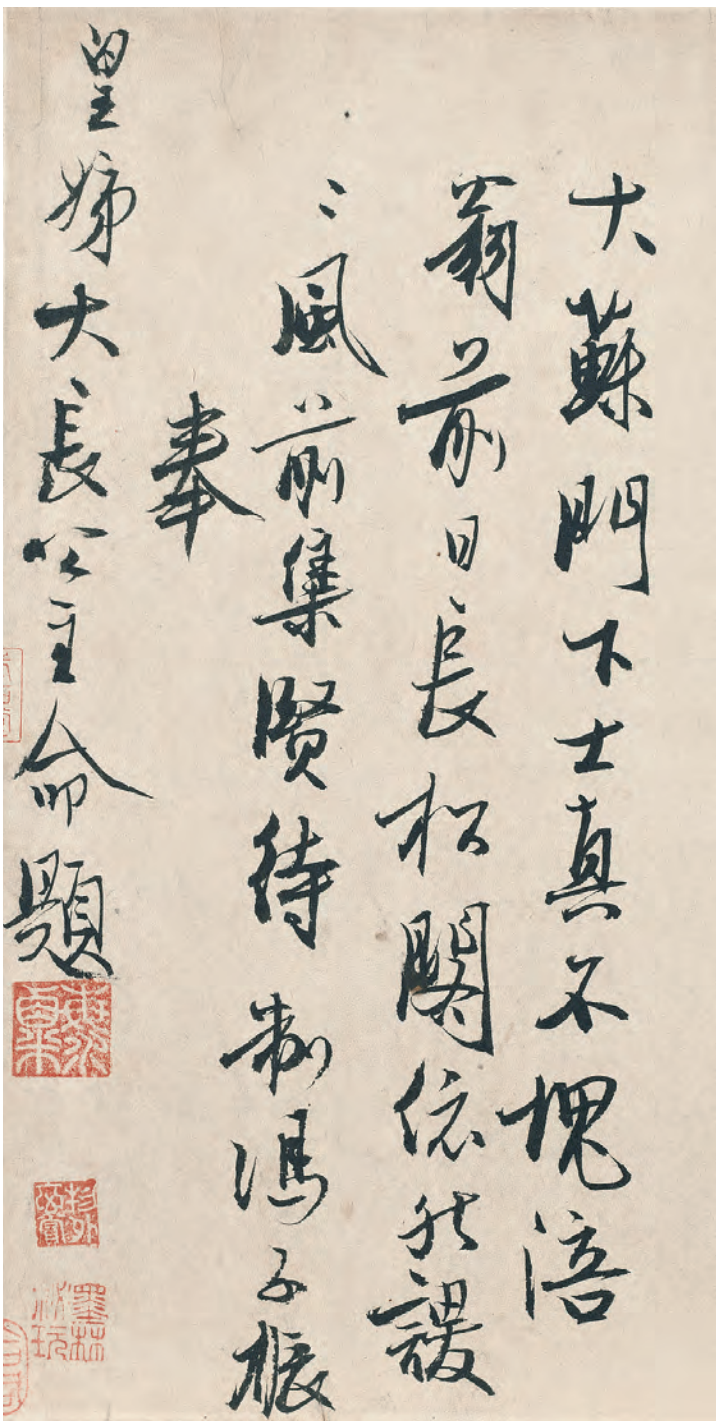


圖5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馮子振跋

- 二、監脩國史長史李洄
 - 三、中書平章政事張珪
 - 四、集賢大學士王約
 - 五、前集賢待制馮子振
 - 六、前集賢大學士陳顥
 - 七、儒學提舉陳庭實
 - 八、中書右司員外郎李魯翀
 - 九、翰林侍讀學士李源道
 - 十、翰林直學士袁桷
 - 十一、集賢直學士鄧文原
 - 十二、國子博士柳貫
 - 十三、趙巖
 - 十四、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杜禧
- 其中李洄款署明確提到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圖三)，對於松風閣詩「相看不歸臥僧氈」一句，衍申其意，聯想到蘇軾在惠州松風亭的參悟(《東坡志林》卷十載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履所及鷄犬相識)：
- 東坡遊惠州松風亭，一悟得熟歇處，涪翁於此亦云相看不歸臥僧氈，聞香擊竹同見如來。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 李洄(一一七四—一三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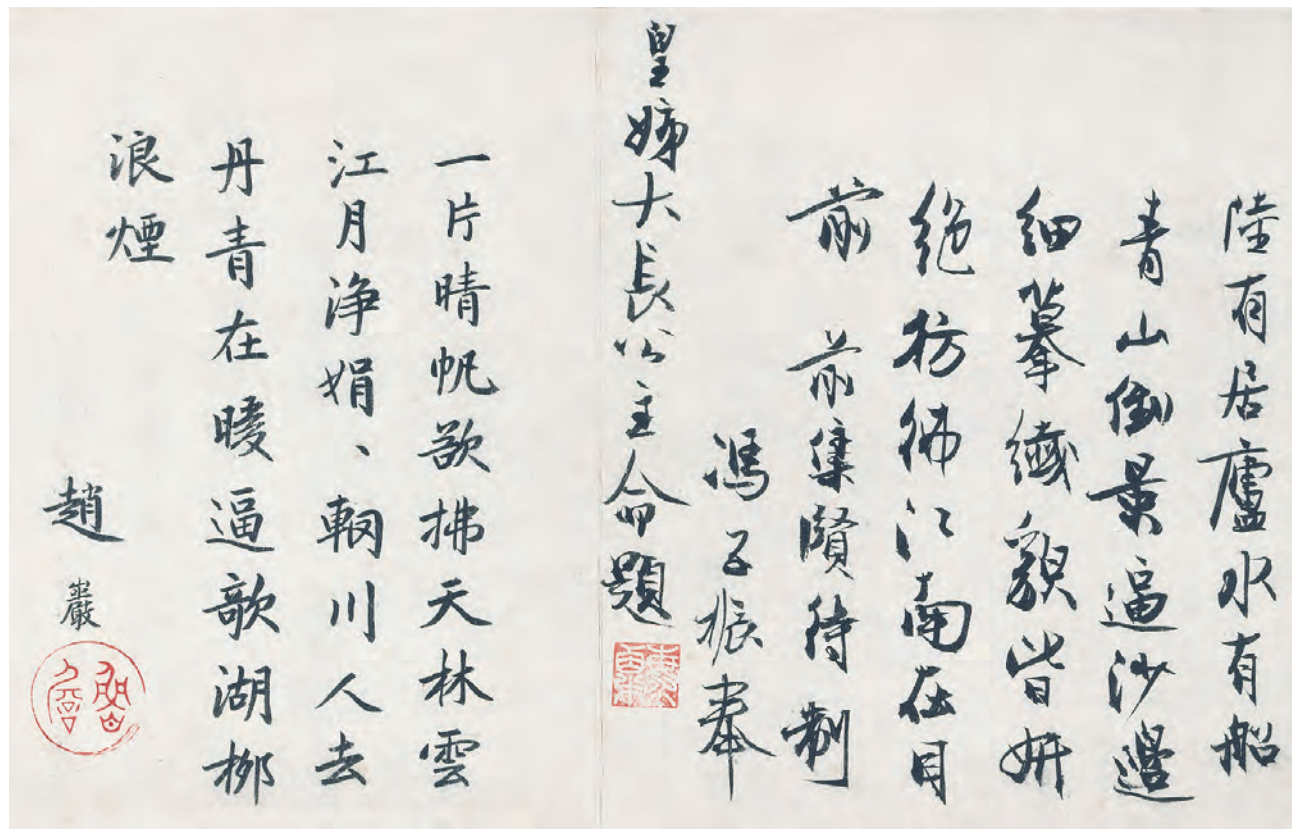


圖6 元 馮子振、趙巖 《元人法書》第四開 題畫七言絕句 縱20，橫49.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元朝著名文臣，《元史》有傳，記載他工詩文，受翰林院大臣姚燧(一一三八—一三二三)薦舉入翰林院，歷任翰林院國史編修、集賢院都事、太常博士、監修國史長史、祕書監著作郎，一三二九年文宗設立奎章閣，授奎章閣承制學士，預修經世大典，書成謁告歸，卒年五十九，有文集四十卷。史傳形容他的容貌與性情：

士彪與向公明兩家，士彪所蓄石刻數千種，後多歸周密；公明所藏書畫則由賈似道(一一一三—一二七五)屬下劉瑄設計誘騙，以利祿交換，《松風閣》卷大概也是當時經由此途進入賈似道之手，並於各紙騎縫鈐「賈似道印」，幅末鈐「長」字印、「悅生」、「似道」、「秋壑」四印。德祐末(一二七五)，賈似道被籍，所藏沒入官府，因此卷首鈐有「台州市房務抵當庫印」。(註二)

公主雅集士人題跋

入元後，此卷由(仁宗)皇姊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約一二八二—一三三二)收藏，卷前鈐有「皇姊圖書」印。至治三年(一三三三)三月甲寅(二十三日)，祥哥剌吉於城南天慶寺舉行雅集，約集翰林院、集賢院、中書省、國子學等文學侍臣及藝文人士，出其所藏書畫，令題跋於後。

此次雅集題跋者，依次為：

一、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致仕魏必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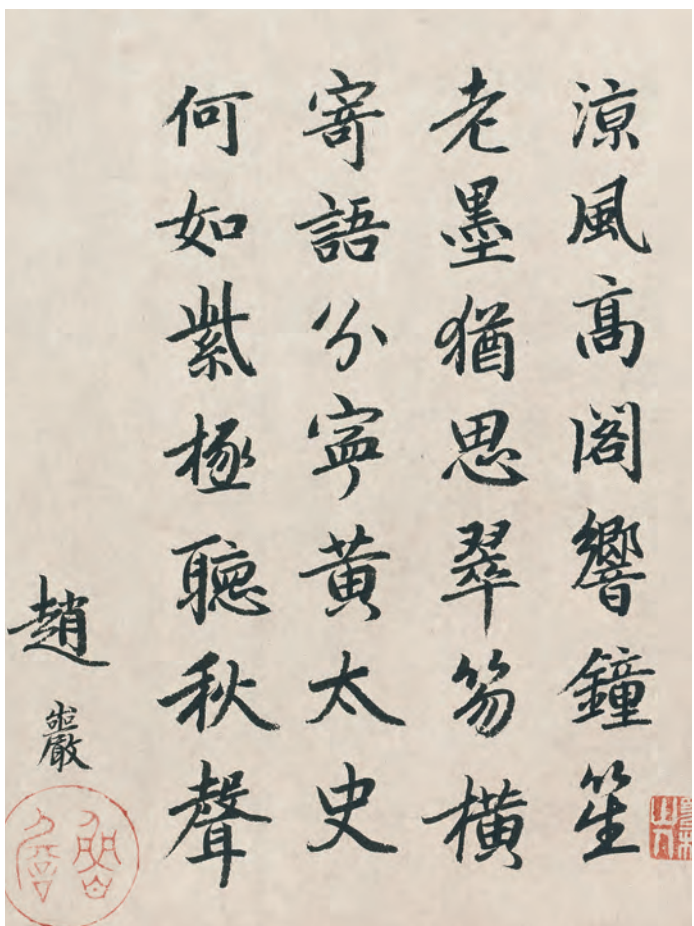


圖7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趙巖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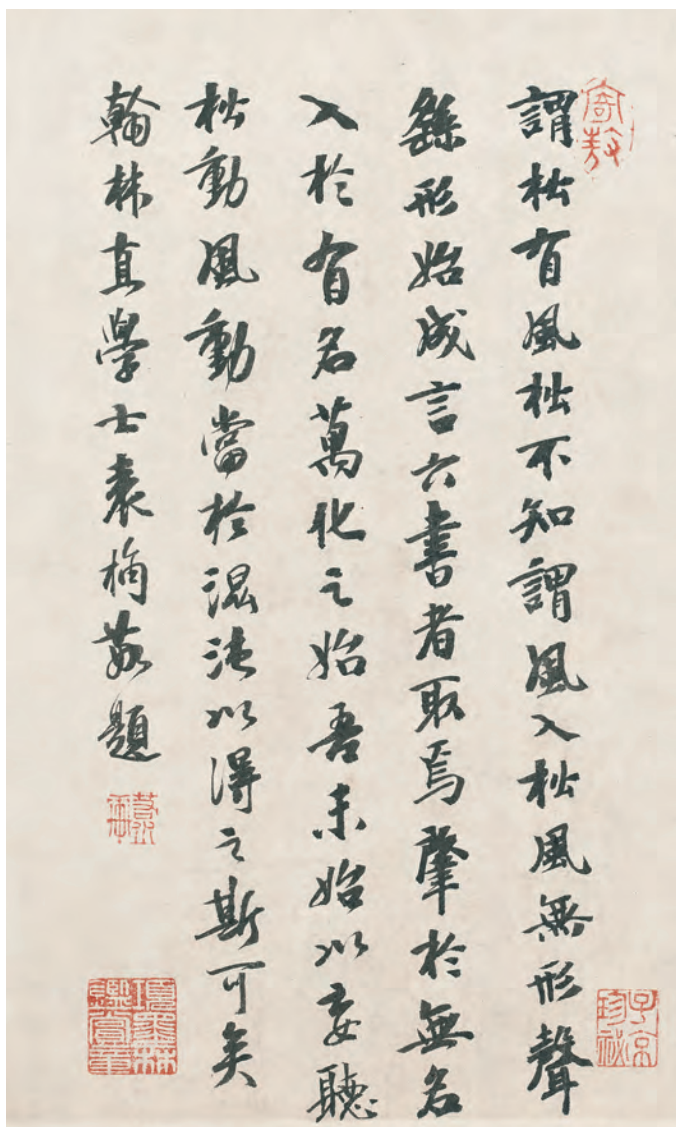


圖8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袁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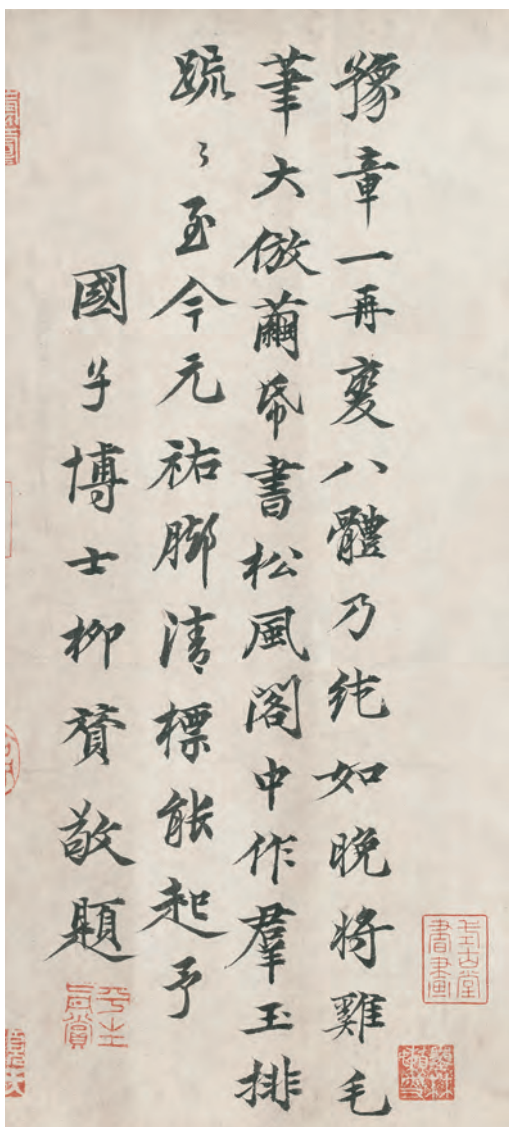


圖9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柳賢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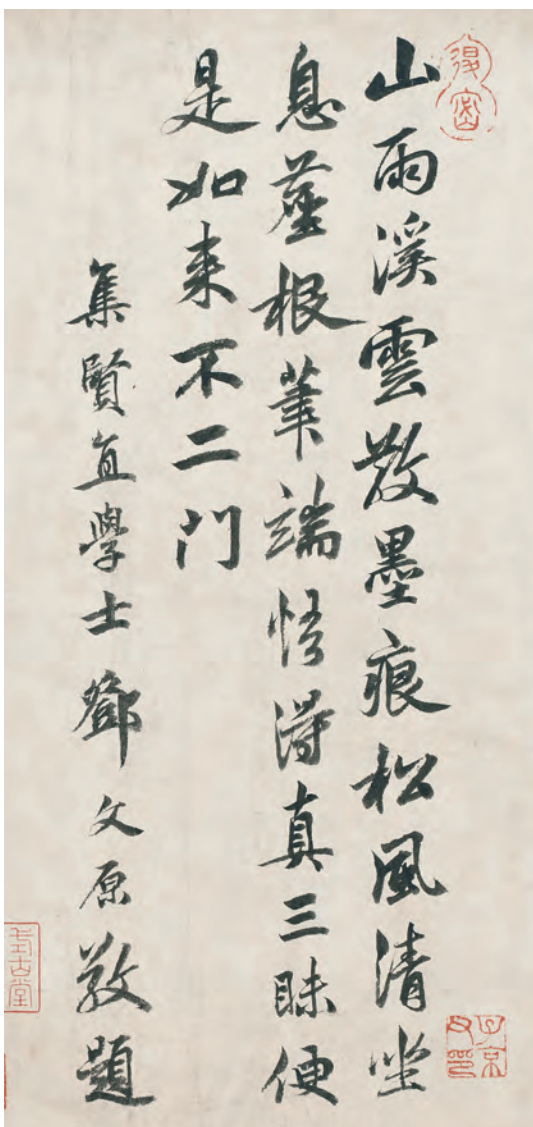


圖10 宋 黃庭堅 自書松風閣詩 卷 鄧文原跋

儀評論他的書法「有晉、宋家法」。
 《書史會要》卷七）不過存世墨蹟罕見，除了此件《松風閣》跋外，另有本院藏《元人法書》冊第五開，跋《唐胡度汲水蕃部圖》（圖四），自識：「承制學士臣李洵奉敕題」，則是入奎章閣後，奉文宗命題。這件原畫已佚僅存題跋的紙幅尚有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虞集及授經郎從仕郎揭傒斯題跋，亦為本次公主雅集特展的展件。

李洵跋《唐胡度汲水蕃部圖》的書法較多楷意，筆畫挺健，結字瘦勁，嚴密俊逸，可以看出師法歐體；跋《松風閣》則為行草書，法二王行草傳統，其中亦參入米芾之縱逸灑脫，可能兩件題跋是在不同情境下所書，雅集時重在即興寫意，為奎章閣臣奉皇帝命書時，摺行而書，較為矜重。

另一位文臣馮子振（一二五七—一三二七以後）也明確題稱「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圖五》至於題跋文字：「大蘇門下士，真不愧涪翁。前日長松閣，依然謾說風。」是以松喻

題跋書畫的趙巖，姜一涵先生歸為與公主交往的重要藝文人士，姜著《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書中引《元詩選癸集》記載：「趙巖字魯瞻，號秋嶽，長沙人。：居溧陽，遭遇魯王，長在大長公主宮，應旨立賦七言律詩宮調，公主賞賜甚盛，出門凡金銀器皿皆碎而分惠宮中從者及寒士，後遭謗遂退居江南。」（註三）趙巖楷書跋《松風閣》卷：「涼風高閣響鐘笙，老墨猶思翠笏橫。寄語分寧黃太史，何如紫極聽秋聲。」（圖七）似是針對《松風閣》末一聯「安得此身脫拘攣，舟載諸友長周旋。」的回應，藉著此則題跋，與兩百多年前的黃庭堅對話，卻彰顯了趙巖本身對隱逸的看法。

其他參與題跋者，尚有多位博學文藝之士，如浙江鄞縣人，家富藏書，博學通典故，為文典雅奇麗的袁桷（一二六六—一三二七），跋文：「謂松有風松不知，謂風入松風無形。聲絲形始成言，六書者取焉。肇於無名，入於有名，萬化之始，吾未始以妄聽，松動風動，當於混沌以得

人，稱頌黃庭堅如長松俊拔的人品。

馮子振字海粟，號怪道人，湖南攸縣人。歷任承事郎，集賢待制，史傳稱其性格豪俊，博洽經史，「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元史》卷七七，附於陳孚傳後）馮子振傳世墨蹟不多見，明清時期書畫著錄常見他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之作，存世墨蹟除了跋《松風閣》卷外，北京故宮藏隋展子虔《遊春圖》卷及宋趙昌《寫生蛺蝶圖》卷

都有他的奉命題跋（同跋者另有趙巖與張珪）。前引本院藏《元人法書》冊第四開，亦為馮子振與趙巖跋（圖六），馮子振題稱與鈐印皆與跋《松風閣》卷相同，趙巖跋鈐印亦相同，推測都題於此次公主雅集的場合。馮子振在書史上未有顯赫書名，明人論其書宗黃山谷（《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八引劉璋《書畫史》），不過從以上所見題跋書蹟來看，運筆流利豪暢，結體傾側，章法錯落，略近於米芾而有自我面貌。

與馮子振同見於幾件為大長公主

公主的雅集

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

Elegant Gathering of the Princess:

The Culture of Appreciating and Collecting Art at the Mongol Yuan Court



2016

10.06 - 12.26

11月16日將更換部分展件

Rotation date for certain display items: Nov. 16

陳列室 Galleries 202, 208, 210, 212



之斯可矣。」(圖八)從無形的風到有形的松，引申從無到有的哲理，則是從另一角度體會《松風閣》卷了。

儒學與文學家柳貫(一二七〇~一三四二)，字道傳，延祐六年(一三一九)除國子助教，後陞博士，至正元年(一三四一)為翰林待制，有《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此跋落款「國子博士柳贊(貫古體)」，書五言詩一首：「豫章一再變，八體乃純如。晚將雞毛筆，大做繭紙書。松風閣中作，群玉排疏疏。至今元祐脚，清標能起予。」引述黃庭堅晚年貶宜州時，窮困潦倒，以三文錢雞毛筆作書，對於松風閣卷如群玉排列，風格獨具的書法表達至深的敬仰。《書史會要》記其文章書法：「文章有奇氣，工篆籀，於大字得體，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圖九)今所見存世書蹟多為作顏體，此跋楷書清雅俊秀，實為少見。

另外與鮮于樞、趙孟頫齊名，號為元初三大家書家之一的鄧文原(一二五九~一三二八)，杭州人，博學工古文，歷任翰林修撰、江浙儒

學提舉、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國子祭酒。跋文：「山雨溪雲散墨痕，松風清坐息塵根。筆端悟得真三昧，便是如來不二門。」(圖十)將《松風閣》卷的詩意與書法，昇華至參悟的境界，確實能發抉原卷的精詣。傅

申先生指出是年鄧文原六十五歲，為其傳世書蹟中有年份可考的最晚年的作品，此書多李北海法，結體較之早年書蹟為緊峭。(註四)

《松風閣》卷至明代，曾經嚴嵩(一四八〇~一五六五)、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〇)、仇英(?)之手，入清以後則遞藏於孫承澤(一五九二~一六七六)、卞永譽(一六四五~一七二二)、安岐(一六八三~一七四二以後)，乾隆帝時入藏清宮，已見不到類如皇姊大長公主此次雅集，諸位博學通經之士富於深意的題跋了。

後記

「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於十月至十二月展出，其中黃庭堅《自書松風閣》卷為

限展名品，與展覽主軸有密切關係，筆者曾於二〇〇七年「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圖錄作品解說中，考述此卷創作背景及流傳，本文前段皆引述前文，另增入幾位重要題跋者之簡介，以為觀者欣賞之助。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註釋

1. 關於特展論述，參見陳韻如，《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故宮文物月刊》第四〇三期(二〇一六年十月)，頁四一—五。
2. 本文關於《松風閣詩》卷論述引自《大觀—北宋書畫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〇六)，頁三八九—三九二，筆者所撰圖版解說。引文出處不另附註。
3. 姜一澍，《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臺北：聯經出版社，一九八一，頁十六。引文見《元詩選癸集》，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冊上，頁六四四。
4. 傅申，《元代大書家鄧文原及其書蹟》，《故宮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三期，一九八六，頁七。

